

如果有人问我最喜欢哪一部小说,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:《红楼梦》。

四大名著,《水浒传》我读过三遍,《西游记》《三国演义》读过两遍,《红楼梦》读过六遍。最早接触《红楼梦》是在上中师的时候,当时一个月伙食费15元,由国家统一贴补,家里给的零花钱不足10元,人民文学出版社82年版《红楼梦》(共三册)售价是6.05元,咬咬牙,买下了。第一次读,痴迷于书中的清词丽句和诗歌,摘抄了满满一大本,以为写文章的诀窍尽于此矣。有一次学校组织祭扫烈士墓,回来后效仿“黛玉腔”写了首诗,登在班级黑板报上(当时我是黑板报主编)。第二天,班主任在我的“大作”前足足驻足了五分钟,最后皱着眉头说:“什么东西!”不久后的一天,现在已记不起当时是什么事让我深感“失意”,课间时我走上讲台,在黑板上大书:“质本洁来还洁去,强于污淖陷渠沟。”这两句诗出自《红楼梦》第二十七回黛玉作的《葬花吟》。正左顾右盼、沾沾自得,上课铃响了,没来得及擦去字迹,班主任已跨进了教室。他瞄了一下黑板,严厉的目光迅速锁

## 最爱《红楼梦》

□杨 谒

定了有些慌张的我,勃然大怒道:“谁写的?在黑板上写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小姐的诗,是对现实不满吗……”

中师毕业后,我被分配至启东永和中心小学教书,同事见我爱读《红楼梦》,就向我介绍说:“永和中学有一个老师,对《红楼梦》很有研究。”三年后我调入永和中学,终于认识了传说中的那个老师。他爱读《红楼梦》,但只限于前五回,理由是全书的主旨到此已经说完。据说他也尝试着读过第六回的前半回,是受回目“云雨情”三字诱惑,后来发现小说中的“云雨”描写太过匆忙,也就不愿再读下去。有一次他与我大谈了一通“红学”后说:“许多上过大学中文系的都没有读过《红楼梦》,你一个小小的中师生竟然喜欢,很好。”在后来断断续续的交往中,他很有点因此而对我另眼相看的意思。

在教小学的那三年里,为鼓励学生多读课外书,我把自己的

藏书装了两编织袋,用自行车分两次驮到学校,借给学生,《红楼梦》也在其中。后来学生还书时,独独我最心爱的《红楼梦》的上册被分成了三片,缺失了255页—256页及443页—448页。无可奈何的我只好自己动手用麻线把分成三片的上册装订在一起,所缺之页却一叶无法补全。

印象中,我第二次通读《红楼梦》仍属囫囵吞枣型的,我为宝黛之间的爱情着急与心疼。直到读三遍时,方觉得似乎有些懂得。第四次的通读,完全出于一种抑制不止的渴望,仿佛热恋中对情人的思念,阅读是自己“寄情”的一种方式。如此说的一个证据就是在中册的扉页,至今尚存我当年某晚题写的几句话:“红楼梦难成,奈何天!奈何天!何物较梦易?我愿以命来相换。”

为读懂《红楼梦》,我开始阅读一些红学论文,关注胡适与俞平伯对红学的创见,订阅了《红楼梦学刊》,甚至还购买了一本《红

楼梦子弟书》。

通读第五遍时,我已变得从容和悠闲,重点在对它作艺术的欣赏。我深记得自己常常读着读着就泪光闪闪,逢特别精彩处,赶紧停下,掩卷太息良久,我生怕因自己的“贪婪”,让这么美好的东西轻易地悄悄地溜走,我得留住它们,哪怕只能多留一会儿也好,我要慢慢、细细地品。很自然的,由小说而影视,我以为只有87版《红楼梦》堪称经典,后来翻拍的,已完全不是那个“味”了。

第六次通读《红楼梦》完全出于“功利”。那是2013年8月,我应启东图书馆之邀作题为《书画生活》的演讲。受时间限制,许多有趣的内容只能一带而过,事后有几位热心的听众建议我“据此而成书”。由于总体框架和主要线索已有,所以到10月中旬时,已基本完成了书稿的撰写。寄给出版社的编辑,来电说他们商量过了,书名干脆就叫《书画趣谈》,与我的另两本书配成一套,相信会

有不错的销量。后来为了增加该书文化含量,我想起《红楼梦》及《儒林外史》中多有关于书画的叙述,决定增加“古典文学名著中的书与画”一章。为此,我对《红楼梦》进行了第六次通读,撰文时对作者曹雪芹其人其画也作了粗浅的探讨和解读。在《书画趣谈》出版前,该章中的两文《〈红楼梦〉中的书与画》与《〈儒林外史〉中的书与画》,先后在河南《书法导报》和香港《华商汇》杂志上连载。

说到这里,还有一事需要一提。出版社在审校书稿时,发现我所引用的《红楼梦》原文前后版本不一致,责编感到不解与好奇。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:因为手头的人民文学版上册被学生弄丢了,所以我就到书店新买了一本只收前八十回的岳麓书社版《红楼梦》,在通读研究过程中,有几天人民文学版中册不在手上,就以岳麓版代替。责编指出后,我把有关引文进行了互校,真是不校不知道,一校吓一跳,原来不同版本的《红楼梦》,细微处的不同竟有那么多。通过认真比较,我认为人民文学版略胜一筹,遂以此为准。

## 万卷虽多当具眼

□凌 云

《用人厚黑学》《商业厚黑学》《爱情厚黑学》等,就是教人如何以厚颜黑心之手段达到升官发财和玩弄异性之目的。有本《命运指南》的书,声称“不怕生错命,就怕取错名”,把人的生老病死、顺达艰险等等全部系于取什么样的名字上,似乎名字取得“顺”,便一生飞黄腾达,名字取得“克”,便一生命运多舛。其荒谬显而易见,贻害不言而喻。

读书最怕错用功夫。学为用,读对书,是关键的一着。世上书籍千千万,而人的生命、时间是

有限的。如果不加选择地去读书,一生什么事都不干,光读别人书的书也读不完。那又有什么意义呢?所以读书一定要学以致用,选对自己有用的书去读。一本书就像一根绳子,只有当它跟系着或捆着的东西发生关系时,它才有意义。业成于专,毁于杂。结合学业、本职工作和兴趣志向,有选择,有重点地进行阅读,久久为功,方有所成。我们千万不能像果戈理《死魂灵》中的彼得尔希加那样,不管什么书都拼命地读,乱读一气。结果辛苦苦读了一辈子

子书,一无所得。别林斯基指出:“阅读一本不适合自己阅读的书,比不阅读还要坏。我们必须学会这样一种本领,选择最有价值、最适合自己需要的读物。”

读书不能随波逐流、人云亦云,要读活书,不读死书。换言之就是要知疑善问,兼收并蓄。明代学者陈献章说:“前辈谓学贵知疑,小疑则小进,大疑则大进。疑者,觉悟之机也。一番觉悟,一番长进。”真理的长河是永无穷尽的。尽信书不如无书。我们在继承前人学习成果的同时,要敢于

## 王绍曾跋忆钱基博

□彭 伟

将出版先师《中国文学史》,爰将《叙录》附于《明代文学》之后,俾略窥清代文学之大体。先师《中国文学史》之最大特色,为“详人之所略,重人之所轻”,别出机杼,发人所未发。《明代文学》中列有“八股文”一节,堪称典范。盖常人以为八股文无非“代圣贤立言”,并非自己之思想情感。先师则以为八股文固为士子应试而作,但考诸历史,未尝不能化腐朽为神奇。书中引尼化丘义于明亡后被迫应试,其所作《大学》“之其所衰矜而辟焉”,称其文“怨恫愤盈,溢于纸墨”,当时应试士子,“争相传写,一时纸贵”。先生以为“可见人心不死,情到真处,无不感孚也”。明代文人,自有特色,此殆非一般文学史家所能望其项背。爰就所知,而现其题末。

2002年12月王绍曾谨识  
跋末钤有朱文印“王绍曾”。全跋重点为三本书《中国文学史》《明代文学》《清代文学史》。实际

上,后两种又属《中国文学史》尾部。《中国文学史》直到1993年才由中华书局出版。书末录有钱锺书《后记》。据此,钱基博经吴忠匡、钱锺霞协助,于1939年春至1942年秋,完成先秦至元代文学的编写工作,用于“主讲国立蓝田师范学院”中国文学史课,与王先生所述互为印证。

在中国文学史中,《明代文学》的撰文时间最早。商务印书馆嘱咐钱先生写作此著。1933年12月,此书已由商务列入“万有文学”之其所衰矜而辟焉”,称其文“怨恫愤盈,溢于纸墨”,当时应试士子,“争相传写,一时纸贵”。先生以为“可见人心不死,情到真处,无不感孚也”。明代文人,自有特色,此殆非一般文学史家所能望其项背。爰就所知,而现其题末。

释:关于古曲,“吾友吴瞿安先生梅有专著备论之,兹不具述”。曲学大师吴梅(苏州人)与钱基博是江南老乡。吴著曲学专著甚富,《顾曲麈谈》于1916年由商务列入“文艺从刻甲集”出版,《中国戏曲概论》于1926年由大象书局出版,均早于《明代文学》,于是钱基博对于“明曲”佳作,点到为止。

《清代文学史》甚为可惜。正如王先生所录,锺霞女士在《中国文学史·后记》中也有追忆,此书写于钱氏暮年,录于《论学日记》,毁于“文革”动乱。幸有《清人文集叙录》存世。此录得以作为佳作传世,除去著者,钱锺书先生、王绍曾先生也有贡献。钱基博在《读清人集别录·引言》有“儿子锺书能承余学,尤喜搜罗明清两朝人集……每叹世有知言,异日得余父子日记,取其中之有系集部者,董理为篇,乃知余父子集部之学,当继嘉定钱氏之史学以后先照映,非夸语也”。钱锺书喜欢搜集明清集部

书籍,确是事实。2017年9月,赵园(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)来江苏如皋讲学。她说由于研究明清文人生平,从社科院图书馆借阅过大平日无人问津的诗集笔记(均属明清集部著作),在她之前,仅有钱锺书先生有过查阅记录。从钱基博的引言到赵女士的叙述,钱锺书克绍箕裘,对于其父撰写《读清人集别录》大有裨益。王先生所说《清人文集叙录》即包括两篇论文《读清人集别录》和《清代文学纲要》,经周振甫编辑(钱基博在无锡国专的弟子)选定,编入《中国文学史》。为表谢意,锺霞女士在后记末有记:“又先父门人王绍曾君方于杂志上搜集先父《清人文集叙录》,拟汇编付印。”2011年,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撰文提及王先生借阅《光华半月刊》(全称:《光华大学半月刊》)复制《读清人集别录》,交给周振甫先生,选入书中,最后又呈送钱锺书先生定稿,方才印行。



## 把对人生的感悟融入文章中

——解读《山那边是什么》

□钱泽麟

市《学大庆战报》3个月的学习。学习班结束时,没有想到,报社负责人、市革会政工组、宣传组、报道组长贾寿根在6名学员中唯独把我留下来。这可以算是正式开始吃文字饭了吧。至今42年过去,弹指一挥间了。

我写文章比较慢。有的人两三天就是一篇文章,我总要好几天,写好后还要再放几天看看,有没有问题、谬误,能不能再提高一步。力求文章能够画龙点睛、入木三分、曲径通幽、刻骨铭心、厚积薄发,当然我知道办不到,却仍然用这几条成语要求自己;力求文章能使广大读者悦目、赏心、牵魂,当然我知道办不到,却仍然用这六个字要求自己。把对人生的感悟融入文章中,这是我的美好愿望,但是不能保证我的感悟都是正确的,即使不能使人开卷有益,也绝对不能误人子弟。所以我要对读者说:“我们可以将别人的经验当作一盏灯,而自己才是走路的人。”

记得刚到报社时贾总编派我去唐闸胜利公社写一篇战三秋的通讯,结果我写了一篇堆满形容词的消息。努力不一定能成功,

但成功必须努力。几年后的1983年5月,我在一两天的时间里,写了丁玲、侯宝林、郭兰英和黄宗英4篇专访,陆续在报纸上刊登,受到一些读者的赞扬。在2014年一次江海文化研究会活动时,原市政协副主席姜光斗老师问我:“你是如皋人吧?”原来应如皋市委邀请,我执笔撰写了《血沃春泥》这本24万字描写战争年代如皋牺牲的8位县委书记的纪实文学。当时书还未出版,只是在《江海晚报》上连载了部分章节81回《芦花河畔的枪声》。我说:“你怎么认为我是如皋人呢?”“不是如皋人写不出这本书的。”还有430多页的《南通市志》即将付印时,我请主修程亚民市长去上海社科出版社签字付印。亚民市长因事跑不开,他说:“我就请你主审签字付印了。”还开了句玩笑:“你签字,我放心。”我真是受宠若惊啊!

没有想到写任远征的专访竟然会被《人民日报》刊登;没有想到散文《西柏坡的风》会获得江苏省第五届报纸副刊好作品一等奖;没有想到随笔《大相径庭的人生智慧》会被《读者》选载,这篇文章在《江海晚报》上刊登后,被《今

晚报》《大同晚报》《淮河早报》《思维与智慧》《领导科学》《领导文萃》《政工学刊》《决策探索》《风流一代》和湖北《党的生活》等多家报刊转载;没有想到特写《百万枚古币出土之谜追踪》在《南通今古》杂志刊登后,又被四川《华西都市报》等报刊转载,并获得华东地区市报十一届好作品二等奖、省十届报纸副刊好作品三等奖……

这本文选收集了我发表过的专访、散文、随笔、特写四类作品,包括附录几篇与我有关的文章。还有不少消息、通讯、论文、报告文学、文艺节目,因篇幅限制未入选。笔者文化水平不高,好在知道自己几斤几两,我只是记住母亲对我说过的话:木头搁在城门三年,也会说话。虽说看自己的拙作有些脸红耳热,但扪心自问,还都是用心、用智、用情写的。敝帚自珍,印出来给自己留个纪念吧。当然,也希望读者能够喜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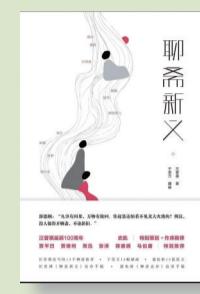
记得那次钱千里回通,我们文艺科陈白子约我到公园亭子里商谈如何写好他的访问记。我带去一瓶酒,一袋五香花生米。不出所料,白子半瓶酒下了肚,诗意大

发,文章思路就出来了:访钱千里兼写赵丹,访甲写乙,题目就是——《千里归来忆阿丹》。绝了!

那年影星白杨偕歌唱家钱曼华、《红楼梦》紫鹃扮演者孟莉英来通,时任市长的朱剑批示报社采访报道。我接到通知赶去采访,仅访问了白杨,她们三人吃过午饭就要回沪了。我随即向朱剑市长汇报,钱曼华、孟莉英没有时间采访,就重点报道白杨一个人了。朱市长说:“来的都是客,都要报道。这样吧,你代表我送她们去上海,在船上访问。老郑(社长)、老贾(总编)我来联系。”没有想到华山还有第二条道。科里李军得知我担心半夜到上海难找旅馆,便自告奋勇陪我去。就在他亲戚家的小阁楼里,挑灯夜战,从鬼叫写到鸡叫,再乘早班船回通发稿。这样的采访写稿不会有第二次了吧。

书名原来就想好了,叫过眼烟云,有点禅味,多年前已请人书写。后来又考虑用文苑拾穗,有点文气。想想是不是有点自作清高了。写后记时忽想起收入本选集里的一篇文章《山那边是什么》,蛮符合我写作时追求探索的心境和知其然还须知其所以然的思路的。直到现在,我还没有弄清楚山那边是什么,因为不同的山,就有不同的“什么”。这不就是众里寻他千百度,蓦然回首,那“书名”却在灯火阑珊处吗?

## 新书架



《聊斋新义》

汪曾祺 广东人民出版社

汪曾祺在改写《聊斋志异》时,保留了古代笔记小说的叙事特点,削弱原著中传奇性的情节,以他独有的清新质朴的语言魅力及其一贯的小说创作风格,开“新笔记小说”之先河,并将古本的故事和人物注入现代意识,对原著中男女之间、人狐之间,甚至人与动物、死物之间的故事进行了颠覆、重构与提升,使其不再只是奇闻异事的记录。



《天堂的电脑》

[法]伯努瓦·迪特尔特 上海译文出版社

法国公共自由委员会的负责人西蒙·拉罗什因接受采访时的一句无心之言,遭到舆论口诛笔伐。与此同时,全世界互联网莫名崩溃,国际局势紧张。西蒙也深受其苦,并意外身亡。他死后到达“彼岸”,发现天堂和地狱与想象中截然不同:数字化管理让个人隐私私天下,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大行其道,简直就是人间的翻版。



《狼的智慧:我的25年荒野观狼之旅》

[德]埃莉·H·拉丁格 中信出版集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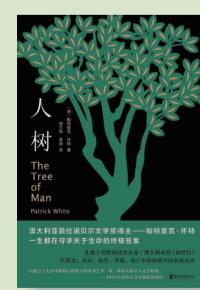
25年来,拉丁格一直潜心观察和研究黄石公园的野狼群。她发现,狼的社会性不逊于人类,很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像我们。故事展现了狼的生存哲学:家庭观、领导力、内心世界以及面对失败和死亡的态度。她向我们分享狼的一切,引领我们重新认识狼,更重要的是让我们懂得,作为人类,我们要向狼学习的那些智慧。



《四象》

梁鸿 花城出版社

梁鸿的全新长篇小说力作。基督长老,留洋武官,IT精英,熟知所有植物的女孩……四个人物,四种面貌,他们生平经历密切交织,串联起一个村庄漫长而曲折的故事。他们携带梁庄的秘密而来,迫切热烈激情跌宕,他们通晓人类的智慧与全部渴望,愿景在梁庄的现实建立起一个理想国,不料分歧早已悄然埋下……



《人树》

[澳]帕特里克·怀特 浙江文艺出版社

《人树》是澳大利亚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特里克·怀特的成名作和代表作,被誉为“澳大利亚的创世纪”。小说通过对帕克一家两代人生细腻描绘,展现了澳大利亚拓荒者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,并对人性、人际关系和个人信仰进行了深刻的探讨。